

修行者的煩勞

◆ 文 / 何日生

我們總以為成佛之境界是一片祥和寧靜，心中無波瀾、無情緒，空暇無邊之快樂。所以當我們看到大修行者、看到覺悟的人，仍有所擔憂之事，仍對弟子有所牽掛，就訝異修行者怎麼還會有煩心之事呢？

佛陀有無煩惱？證嚴上人無煩惱？這疑問維摩詰居士於兩千年多年前就曾回答：「諸佛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。」諸佛為眾生之苦，憂心其能否解脫，不是有罣礙的煩惱。用證嚴上人的話語來表述，佛陀是為眾生「煩勞」，非「煩惱」。

何謂「煩勞」而不「煩惱」呢？如把心比喻為鏡子。「煩惱」如鏡子上的污垢；「煩勞」如鏡子所反應的他人之污垢，鏡面本身不染著。修行者為眾生諸種苦相而煩勞，努力著、盼望著眾生能擺脫生老病死輪迴之苦，引導眾生契入覺悟之道。這種鍥而不捨努力所產生的煩勞，不同於由自身貪欲所生的煩惱。煩勞不入心；煩惱則是困擾著人的內心，糾纏縈繞不去的憂傷悲苦，多半是欲望貪戀執著所生。

證嚴上人曾說菩薩為眾生煩勞，入世間，拔苦與樂，但自己的心境不被世間

的污濁所染，不被眾生的煩惱所侵，這才是真清淨。清淨與染濁不是二元對立的分離著，染與淨是同一個境域，染淨相依相存。眾生的染相是菩薩修行的養料，「如同蓮花出淤泥」。證嚴上人說：「淤泥就是蓮花成長的必要養料。」清淨不離世間的染濁，所以維摩詰居士才說，「諸佛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」；「煩惱地即成佛地」。真正的修行不是處在絕對的寂靜之中，這也是一種貪欲，貪於靜。貪於寂滅，這仍是一種執著，仍未解脫。

真正的解脫是於煩惱的世間中，超越煩惱。染淨不二。淨就蘊藏在染濁中。靜正是依止在動中。佛教的「如來藏」思想特別強調，眾生都有如來藏，如來藏即清淨的佛智之境界。《如來藏經》用九種譬喻，如汙穢之物裡藏黃金、如母親的腹中有胎兒等，描述眾生都有如來藏的清淨本性，只是被世間欲望、名、色所蒙蔽。如來藏之染與淨，相依也相異，轉染為淨，就能成菩提。佛陀在《楞嚴經》裡向阿難比喻，淨在染中，如同污泥中的水，將污泥去除，水的清淨本性就顯露。因此，修行者不是避開污染而成佛，而是處於污泥中仍維持清

淨的本性。

《阿含經》裡曾記載佛陀覺悟之後，駐留在寂靜涅槃的三昧之中（即心的清淨與統一），五個星期未曾出定，如《長阿含經》所述，佛陀在體悟真實大法之後慨嘆：「我今已得此無上法，甚深微妙，難解難見。……若為淫、怒、癡眾生說者，必不承用，徒自勞疲，此微妙法，與世相反。眾生染欲，愚冥所覆，不能信解……。故默然不欲說法。」勞疲在此即煩勞之意，非煩惱。可見佛陀當時心中仍思索著、猶豫著，深怕眾生很難了解自己所體悟的境界。

佛陀的心是無比的清淨光明，但他仍思索著如何引導眾生離苦得樂，如何將他體悟的真理以宣說讓眾生明白。佛陀反覆、猶豫、思維是為著眾生，而不是為著自己。直到諸梵天王都來請求，盼望佛陀能解救眾生，佛陀終向眾生演說真實究竟的生命大道。

這是佛陀為眾生煩勞的開始，但也是佛陀無邊願力的開始。他從進入涅槃寂靜的境界再回到世間的因緣，就是為著眾生的「開、示、悟、入」，開佛的知見，喻示眾生超越生死輪迴的真實大法，引眾生了悟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因緣生法，最後度化眾生行入菩薩大道。

一九六三年，證嚴上人在小木屋獨自修行，每日禮拜《法華經》，一字一拜，燃臂供佛，日寢兩小時，最後證悟「靜寂清澄、志玄虛漠、守之不動、億百千劫」的心境。原本希望獨自修行的他，

直到目睹難產的原住民婦女送醫未獲診治而留下一攤血，於是激發他創立慈濟功德會，投入救助眾生的志業。如同「擁抱蒼生」歌曲中所言：「若不是佛菩薩降臨人間，有誰能擁抱蒼生。」一如靜思精舍的德如師父曾對筆者說：「上人已經是證悟的覺者，他其實不需要我們為他做什麼。只因為上人不捨我們的癡愚，才在此世間教導我們，所以我們要很感恩。」其實，上人是藉事讓弟子練心，以行修行。身為弟子不該因為自己替慈濟做了些事情就起傲慢心，認為自己付出了很多。

北京大學佛學泰斗樓宇烈教授二〇〇九年在靜思精舍演講中提到，佛陀來世間是為了眾生的開示悟入；證嚴上人來世間也是為著眾生的開示悟入。

證嚴上人每日分分秒秒為眾生工作著，從清晨三點多直到深夜，沒有一日停歇。他的動，源於他的靜；他清淨無染，所以能承載眾生諸多的煩惱，滌清世間的種種污濁。他的極靜寓於極動之中；他在極動中寂靜，所以能日日恆持，為眾生奔忙、煩勞而不停歇。這正是「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」的境界。他的清淨映照眾生的煩惱污垢，如同鏡子照見人的污垢，人一離開，鏡面依然明亮無染。鏡子污染了，就不能照人；保持鏡子的明亮，才能照見諸眾生之苦。修行者入世間而不染濁，才能輕安自在，才能保持源源不絕的力量，度化諸有情的靈明覺性。🕊